

一

妙不可言，最是生物链。人从哪里来呢？天空吗？大海吗？沙漠吗？我笃定从森林中来。森林——人类的故乡。莽莽苍苍的森林，大森林，鞠躬尽瘁，供养了天底下的植物、动物、人物，生生而不息，息息而生。自远古到当代，自当代到当下。一木曰树，二木曰林，三木曰森，树林的树林。在我的世界里树是伴，在树的世界里人是伴。伴侣，伴侣，天生的伴侣，绝配进而绝美，好福气！历历谓之往事。在在谓之细节。

一路上有树

□赵培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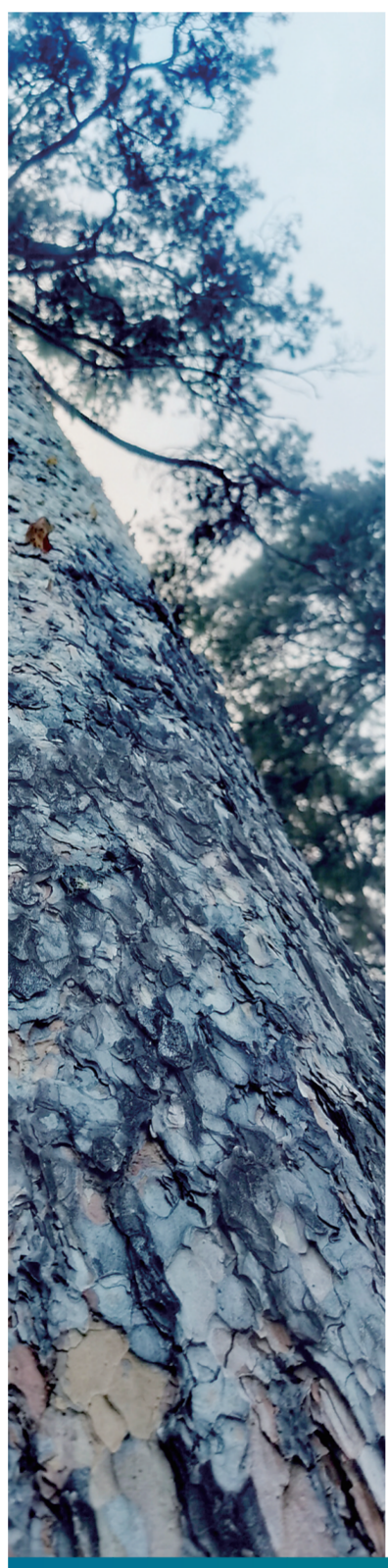
二

……轮到我了！我的视野里，再次出现美人松。从从容起，不美吗？义薄云天，不美吗？最美不过美人松。美人松，挺拔，飘逸，学名长白松，又名长白赤松。1971年，白河林业分公司建立，发现这一树种。当时，缺乏认识，尚可以采伐。但，老林工不肯下手，邀请专家考察，得以存留下来。1987年，确定为延边州“州树”。1999年，确立了美人松保护的法律依据。

对，不是美人，而是松。要么，美人松被引为少女，看风姿，要么，美人松被引为壮士，看气概。无论少女还是壮士，那一身光芒熠熠，熠熠生辉，神秘而神圣。前辈作《白杨礼赞》，作《松树的风格》，可惜没作美人松。高大美人松，让时间失去了重量，让语言失去了重量。轻轻飘飘的一个人，几乎要双手合十，跪拜在它们的面前了。还好啊，我得以一棵一棵问候，一棵一棵抚摸，一棵一棵仰望。我要寻找什么呢？要寻找天光吗？要寻找地气吗？要寻找灵魂吗？人与树，抑或树与人，两两相照，什么都有了！

“在森林中度过一天，能让你年轻十岁。”我呢？度过了半天，年轻了五岁吗？此前，亦即2024年11月5日，我一头扎进露水河大森林。游游荡荡，惹得大大小小的树载歌载舞。一时间，恍然若梦，当红松连理树赫然入目时，我被深深地触动了。思及卓文君与司马相如，思及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忠贞的爱情苦苦甜甜，热切而凄婉。毕竟，红松连理树是幸福的，永不分离的幸福。无所畏惧，无须化蝶。此刻呢？树，向我献殷勤：350岁，胸径76厘米，喜冷凉湿润气候及土层深厚、排水良好的微酸性土壤。由于枝条摩擦，天然地嫁接，抵达“执手而生，共沐雪雨风霜”的境界。

我一副哲人相。我是谁？我在我的梦里寻找。游荡八家子森林，一雄一雌的千年红豆杉，远不如红松连理树那般亲密，那般缠绵，却始终矢志不渝。茁茁壮壮的雄株，与几十米外的雌株遥相呼应，造化“千年守望”。我受教育的那个午后，已经白雪满山了。地上是雪，身边是风，风雪中不冷也冷。裹上军大衣，去“讨”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。上梯一步一阶，下梯两步一阶，一公里的木质栈道，暗藏险情，生生被我



走了40分钟。幸好别一种爱情，及时温暖了我。舒婷致橡树，我没橡树可致，致红豆杉吧！

三

此树，彼树，或此或彼的树，遍地树树树树。普天下，和光同尘。树是什么？什么是树？出此言，我很娇情吗？叹只叹，除了树冠、树身、树根，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树盲了。

跟花草一样，树是数不尽的，无法数。然而，每个人又都有每个人的相关记忆。树啊树，既体察人生，又演绎人生。有朋友说，父亲去世了，父亲的果园就荒掉了；有朋友说，妈妈腿疼了，妈妈的榆树就显灵了。人人寄托于自己的树。树知道。

“树”“我”直言。“我”行我“树”。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树族、树宗，便是宗族。分明被杨树、榆树、松树、柳树、槐树、榉树、梓树、桦树、榕树、樟树、银杏树、梧桐树、火炬树、京桃树、华栎树、皂角树、棕榈树、香椿树、香榧树、白蜡树等6万余树种统称了。一形一色，形形色色。而个体的树，姓有姓，名无名，照常生长。哪怕惨重的自然灾害，哪怕轻狂的人为灾难，但求活出一个样来。一个什么样？树样。树的样子！

智人智语：“树木如自然界的灵魂，矗立在大地上，春夏秋冬，风雨无阻，见证着生命的轮回。”

世界各地，最著名的树，待考。中国呢？无疑是迎客松了。我活了多半生，至今没涉足黄山，引为憾事。看图片上的黄山、电视中的黄山、手机里的黄山、文字里的黄山，开眼却不开怀。

……树啊！在黄帝的柏树上，我捕捉着历史；在孔子的松树上，我捕捉着文化；在鲁迅的枣树上，我捕捉着寂寞；在史铁生的枣树上，我捕捉着哀伤；在我寄望的枫树上，我捕捉着什么？三角枫？五角枫？八角枫？……兴许是另一个自己。

从小则喜欢与树为友，识树、玩树、恋树。那时候，没听说过林语堂、汪曾祺、梭罗、普里什文和爱因斯坦呢。喜欢树，原始的情不自禁的喜欢。尽管不擅长丹青艺术，但只要一出手，先一棵树定位，尔后辅以人、水、桥、太阳或月亮。终于，我明白了——在我的世界里，树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而且，依我个人趣味，尤其爱恋岸边的垂柳。河岸、湖岸、江岸、海岸。风拂柳，水弄柳，风水虚置柳妖娆。

醉我的浪漫时光呢！鸟喜欢在树桠上筑巢，熊喜欢在树洞里盘窝，人喜欢坐在树下乘凉。既平晚，复望蜀，还喜欢守在树旁等待兔子。一个人，另一个人：一只兔子，另一只兔子……有树的地方，不荒凉。

四

树，一样的。而事实上，没有两棵树一样。

置身于葱葱郁郁的大森林里，寻找三级、二级、一级的古树名木，我多么兴奋！何况，树是兄弟姐妹。高一寸，低一寸；左一句，右一句。跟我聊身世，聊经历，聊感受，聊爱也聊遗憾。

我是树的知音吗？天知地知，树其实什么也没聊。不过是用枝条、用叶片、用气息表达对我的迎接，及好奇。

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的故乡在远方。为什么流浪……”错误了，我不是浪子，不是流浪才流落到这里的。我是奔赴，是呼应，带着一颗心，悟解一棵树，另一棵树，再一棵树，胜似走亲访友。

满怀敬畏。我不说！北国11月，出得森林，风便相对冷了。

我也在执意寻找为杨靖宇挡枪的那棵树，我也在执意寻找挂金相和头颅的那棵树。命矣，运矣，命运的树随英雄，永生永世，永不忘。

我把英雄树周遭的许多树想象成那个或哪个英雄，与它们一起温故春秋，夏秋冬，乡土与乡情。并且，纂写一句名言送上：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，做一棵普通的树！

现实里，普普通通的众生，视三人抱、四人抱、五人抱乃至八人抱的千年老树为神树，姑且系上红布条。遇难遇险，甩不开，择吉日良辰虔诚祭拜。神不神呢？祭拜后，很可能知道。

伫立在神树面前，我很惭愧，没能耐。要是能能耐，我就不老，我就做一棵千年不死、千年不倒、千年不朽的胡杨树。

五

蒙地缘天缘厚，两种漂亮树，成于鬼斧神工。

一谓岳桦，一谓黄榆。犹如一对盆景。好看！

它们“摆放”在东部长白山和西部通榆。长不大，不长大，似花非花摇曳，美美地装点着黑土地。最初见到岳桦，我有些恍惚，以为卷动的雪浪。而见到黄榆，又莫名地惊讶，仿佛梦幻的仙宫。都是30年前的事了。何止风光无限？本身的价值尤为可观。东岳岳桦，材质偏向坚硬，结构又细致，广泛用于建筑、器具、柴杆、枕木等，且可药用，亦可做染料。西岳黄榆呢？乃落叶乔木或灌木，翅果含油量较高，属于医药和轻、化工业不可或缺的原料。

似乎有多少需求，就有多少奉献！曾经作诗《岳桦树》：“一心要到那天池梳洗/梳去远征风尘/洗出天生丽质//湿重的低气压/偏偏缠住你的脚步//缠你在山腰修行//无奈，你只好/听任热浪肆虐/听任寒潮欺凌//形体被迫扭曲了/连同不肯扭曲的灵魂/修成地地道道的盆景//难辨是爱是恨/谁说有情无情//不幸竟使你愈加婀娜/迷八方游人/尽品你的不幸。”其实，念及作一篇《黄榆赋》的，酝酿于怀，终未得偿。留待日后或者日后的日后，更上一层楼吧。

不定的，急什么急？树在，人在，美文一定在。

偶尔也曾经幻想，如果我做植物，就做一棵树，做一棵移动的树。无须加持，无须邀约，无须光辉岁月。漫漫中，天涯何方不潇洒，此心安处最从容。

六

长春，我栖居的长春，有许多炫耀的资本，及资格。大功臣者，树也！

因为树，所以森林城。1991年，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了长春市森林城的建设规划，此乃全国首

部。2013年10月，长春市委、市政府正式申请创建“国家森林城市”。2019年9月19日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“国家森林城市”称号。那一年，都市区森林绿地总面积119294.64公顷，森林覆盖率30.66%。

长春，无愧于森林里的城市。截至目前，长春已然形成以伊通河生态人文景观为轴线，百个公园、百条景观防护廊道、千点城乡绿色福利空间为骨架，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为绿肺，湿地生态系统为绿肾，环城绿化带环抱，绿色村屯簇拥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。

还是长春有福了。抬望眼，好树纷呈。黑松、红松、白杆等针叶树，增强了冬季景观效果。同时在重要节点及道路分车带栽植了特型金叶榆、特型京梅等造型树，引领了绿植配置的新风向，使迎宾大路更有大都市精致内敛的气质。快速路上，桥体的彩化异常惹眼，指示着车流人行。如此，这般的，绚丽的长春跃动在绿树的大化之境……

我乐公园不疲，没事便会闲逛去。闲一闲，逛一逛，尽享人生自在。雕塑、胜利、北湖、南湖、友谊、梨花、百花、百木、百草……信步悠悠，何止三番五次？主景呢？理所当然是树了。看树看得入迷，入幻，人也迷幻成一棵树。树与树的话语，说不清，道不明，说道说道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

或曰“树木是大地写给天空的诗”，或曰“一棵大树最好的地方，在于它的阴影”，或曰“如果你想了解一棵树，就拥抱它；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，就倾听他”。

很怀念人民大街两旁的那些黑皮油松，可惜败给了雷击、虫蚀、噪音、尾气、融雪剂、建筑垃圾等等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属于青年及老青年，特别愿意一个人走路。就读的学府门前和就业的报社门前，紧贴大街的东侧，街东。情绪高涨时，走完千步走千步，走完千步走几千步。一路上有树，不孤单，不气馁。我轻轻地招手，作别公共汽车。

走路的时候，是我我自己的。路不远人。树呢？

七

那么，我避过风的那棵树呢？我躲过雨的那棵树呢？我在腰身刻过“爱你到永远”的那棵亭亭木保护牌提示——编号：CCSGS055；植物名称：雪柳；拉丁文名：Salixbabylonical；科属：杨柳科柳属；树龄：109年；保护等级：二级。

就那么荣辱不惊地乐活着，福祉时间与空间，福祉时空来来往往的众生。哈，109年，已然超过了我对自身的极限预期。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重情重义的男人或女人，进入恋爱角色，难免自诩为一棵树；进入婚姻角色，难免自封为一棵树。无非是遮遮掩掩。遮挡住遮挡不住？多半，败下阵来了。

树，好威风。好不威风！看树是树，看树不是树，看树还是树。



(本文图片由张藩、杜波 摄)

行吟吉林

立冬带着寒意，用风袭击大地，大地将落叶抽起，一并交给长空。空中传来哨声，一棵百年大榆树，任哨声逼近，昂然风中。树底下的落叶，似音符在风中起伏。风声再大，远不及《十唱金相和》的歌儿，从红日村街头响起，缭绕在大榆树周边，回荡在汪清这片红色土地。红日村，一个有着历史深厚底蕴的传奇村庄。它位于汪清县大兴沟镇西北18公里处。与朝鲜族群众居多的后河村相邻，是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混居村庄。1923年建屯，为延吉县（今龙井市）所辖。1938年划归汪清县管辖。1958年成立蛤蟆塘人民公社红日一大队。2005年蛤蟆塘乡并入大兴沟镇。

红歌回荡

□王玉欣

“那一日，金相和的头颅就挂在这棵树上，已经被敌人折磨了三天三夜的金相和，两个大拇指被铁吊起，已经露出白骨；敌人又拿竹签刺穿他的十指，他昏死过去，敌人又将他用凉水泼醒，然后给他灌辣椒水，逼他说出党的机密。他咬紧牙关，一言不发。一次次被折磨昏死过去，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。每次奶奶给我讲到这儿，都哭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小时是听金相和故事长大的。原先，我们这里分一屯、二屯和三屯，二屯大多数是朝鲜族人。那时候，我每天都要来看这棵树，看到这棵大榆树，我就想到老辈人嘴里讲的金相和，日本侵略者是那么恶毒，怎么就能把一个人的头挂在这里呢？我想当时大榆树一定特

别难过，血淋淋的人头，就那么挂在它身上。树是通人性的，我们小孩子都说，这棵树当时一定哭了，就跟我们听着金相和的故事会流泪一样。我们这里的人都喜欢这棵树，也特别爱护这棵树。”83岁的李克俭老人，戴着一顶黑色毛线帽，面向风中的大榆树，一字一句给我们讲述金相和烈士与大榆树的故事。青年时期的金相和在延吉县蛤蟆塘组织了互助会、青年会、少年团等革命组织，是那一带有名的红色青年。1930年5月，他又参加了中共延边特支领导的“红五月斗争”，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9月担任了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。在1931年1月，中共汪清县委第

一任书记金勋被捕，金相和继任了中共汪清县委书记。1931年2月3日，他到蛤蟆塘后河村指导工作，遭突然袭击，不幸被捕，他倒在挚爱的白山松水之间，年仅31岁。这些历史我都能背下来。我常听金相和烈士的解说员讲，我们这里的人，都会讲发生在这地方的英雄事迹。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。李克俭老人，用手按了按头上的帽子，凝视着那棵大榆树，仿佛有讲不完的英雄故事。在聆听老人的讲述中，几名身着迷彩服的村民，在大榆树下用铁锹和着水泥。为大榆树周围固定盘根。由于岁月的侵蚀，面对我们的右侧，大榆树的上部已断裂，其中间部位与右侧一截，已被水泥灌注进行保护。每到春季，这棵大榆树依然枝繁叶茂，笔直挺立。正在修筑大榆树基地的村民说：“永安村农民韩日善老人，曾亲眼目睹树上悬挂金相和的头颅。他对参观百年榆树的青少年讲过，当时现场特别恐怖，树上悬挂着金相和的人头，血淋淋的不堪入目，他吓得躲在大人身后。虽然已过去八十多年了，可每当他回忆

起当时的情景，都会流泪。他说那时虽然小，可他恨死了日本侵略者。”伫立大榆树下，我们看到了汪清县政府于2013年扩建了金相和烈士纪念碑，重新安葬了烈士遗骨，修建的烈士半身雕塑。百姓为了纪念金相和烈士，自发编唱了颂歌《十唱金相和》。时节如流，红色记忆根植沃土，成风化人，润物无声。在汪清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上百处抗战遗址，侵华日军在汪清县制造了19次惨案，汪清县境内发生过上百次战斗，603名抗日将士为国捐躯。大榆树，不仅成为烈士碑的守望者，更成为烈士英雄事迹的传唱者。一棵树，在红日村，历经风雨，让多少人为它停下脚步，仰视，再仰视。一棵树，在立冬后的今天，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呈现在你面前的，是生命脉络的凸显。这仅仅是一棵树吗？

责任编辑：王小微